

许网点复工。即便是可以复工，快递员们还要闭环管理，食宿问题又亟待解决。

爱心外卖员“退休” 订单比疫情前还多

随着6月1日全面放开，骑手们的陆续复工，上海市区的外卖订单，也有了新变化。由最初的订单积压、无人配送到现在的骑手上岗、不好抢单。这一变化，从5月17日，上海市实现社会面清零，“上海的烟火气正在回来”登上热搜，就已经悄然开始了。

27岁的美团外卖骑手李振东一直在上海静安区站点附近送货，近日走在街上，他不由感叹：“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订单多了，反而不好抢了。”美团方面表示，此前已有超1000家上海本地餐饮连锁品牌恢复供应，饮品、甜点、快餐等品类订单量稳步增加，而部分商家外卖订单已恢复九成以上。

“从外卖订单量上来说，现在比封控前翻一倍。”李振东说，他和同事们讨论，周边重新开张的商家已经恢复到正常时期的2/3，但只做线上不做线下，因此美团订单比正常时期还多。订单的种类范围也由生鲜蔬菜等保供必需品，变得更加多样化。

兼职外卖骑手的“老北京”“Fu大爷”还记得，4月开始的一个星期里，他几乎只能送医药给买家，现在超市、餐饮的订单也多了起来。变身外卖小哥的上海市政协委员邵楠也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自从5月中旬，药品的订单逐渐少了许多，说明大

咖啡、餐饮等订单的增长，意味着熟悉的上海，真的回来了。而疫情初期，为缓解运力紧张而主动站出来的“爱心外卖小哥”，也正式“退休”。

家的日常就医需求得到缓解。

咖啡、餐饮等订单的增长，意味着熟悉的上海，真的回来了。而疫情初期，邵楠与“Fu大爷”这两位为缓解运力紧张而主动站出来的“爱心外卖小哥”，也分别在5月15日和6月1日，正式“退休”。他们，在外卖路上，不仅为了缓解运力，看到、听到更多关于外卖骑手背后隐秘的故事——吃饭与住宿。

最早，食宿问题的关注，来自于4月17日，一个关于“骑手睡桥洞”的视频刷屏。

邵楠在采访中，提及有一次，等药间歇，一个骑手比较健谈，邵楠问：你也在武宁路桥洞住吗？骑手回：不是，我在北新泾的桥洞。的确，疫情初期，许多网点都为复工员工的住处发愁过，有些骑手不得已睡过背风的街道，也睡过车子里。

当时的情形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，回不回去小区，是个两难的问题。回去，意味着长期封控，没有收入，付不起房租；不回去，又意味着没有地方住。吃饭问题更是有上顿没下顿，有时候顾不上，就用面包和泡面兑付一下。

做骑手这半个月，邵楠写了一些社情民意提交了上去。《关于改善快递小哥管理工作的建议》的提案，得到了上海市商务委高度重视，针对积极解决快递小哥住宿等困难，

提出了一系列措施。比如推进“小哥驿站”建设，做好住宿资源协调对接，以及启动配送寄递人员“电子通行证”。

5月初，美团、顺丰、京东等推出一系列保障措施，为骑手小哥安排了爱心酒店，而各个区也都利用空余的场地进行改造，开设了快递小哥驿站。在浦东新区三林镇恒丰路上，就有一处闲置地块被用作了快递外卖员的驿站。

5月10日，晚上10点，骑手老柯送完最后一单，顺利入住了089号帐篷。帐篷能挡风，有电源，外边还有接热水的地方，至少老柯不再风餐露宿，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整个驿站生活区总共有100个帐篷，按每个帐篷两个床位的配置，可以容纳200名外卖快递员。

在闵行区跑单的骑手小魏比风餐露宿的同行们更早得到帮助。

早在3月31日，由于所在小区进行两天封闭管理，为了不被封住，他选择在秀文路淀浦河边搭帐篷露宿。当时天气下着小雨，户外睡着有点儿冷，第二天，他就接到配送站长的电话，转移到了爱心酒店入住。

如今，小魏已经在酒店住了62天，每天他把130元的房费，留好发票，之后平台会统一报销。每天吃饭也由酒店前台统一订购中午、晚上两顿团餐，而随着6月1日的全面复工复产，一早，小魏退掉爱